

2025 年 11 月 16 日

圣人传记

圣奥特马尔（隐修院院长）：遭诽谤与放逐

今日我们纪念一位与康斯坦茨湖地区紧密相关的圣人——“天主羔羊团体”（Agnus Dei Community）的总会院便坐落于此。

奥特马尔约于公元 690 年出生，大概率来自阿勒曼尼贵族家庭。承蒙其兄长引荐，他自幼便进入瑞士库尔的维克多伯爵宫廷，接受了良好教育。他不仅天资聪颖、勤勉刻苦，更以虔诚敬主、德行出众而备受瞩目。

他受祝圣为神父后，曾在圣弗洛林教堂服务。不久后，行政长官瓦尔特拉姆委派他管理圣加尔隐修院——该隐修院正是如今圣加尔隐修院的前身。这座由爱尔兰传教士（曾将信仰带到该地区）建立的隐修院，在建成仅一个世纪后便濒临荒废，围绕圣加尔圣髑聚集的小型基督徒团体也几近消亡。奥特马尔在此创立了隐修团体，以石质教堂取代了圣人原先的木质小屋。

作为隐修院院长，奥特马尔以钢铁般的毅力践行斋戒、默观、夜间祈祷与全然克己的德行，为修会弟兄们树立了典范与指引。他孜孜不倦的工作近乎奇迹：重建损毁建筑、指导工匠劳作、打理修院产业、召集离散修士，并接纳阿勒曼尼与瑞士青年加入，使修院人数日益增多。他引入《圣本笃会规》，既传授学术知识，也教导灵修生活，维持着无可挑剔的秩序，关怀贫病之人，并赢得了众多捐助者的支持。短短数年内，圣加尔隐修院便声名显赫、盛极一时，连巴伐利亚一座新建的隐修院也恳请奥特马尔派遣修士前往协助。

奥特马尔自身的宗教生活堪称典范。他在隐修院附近建造了一座大型贫民收容所，以及一所专为最贫困者（麻风病人）设立的医院——他每晚都会亲自照料这些病人：为他们洗头洗脚、清理溃烂的伤口、提供食物以增强体力。白日里，他是隐修院的核心支柱，统筹所有事务；他还创办了一所青年寄宿学校，数个世纪以来，该校在艺术、学术、文化与礼仪方面，一直是德国各地的标杆。

尽管隐修院凭借各类捐赠日益兴旺富足，奥特马尔仍坚守简朴的生活方式，不为外在的浮华所动。然而，修院财产的增长却激起了法兰克官员的贪欲——当时阿勒曼尼人处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。两名法兰克伯爵侵占了修院的多处产业。

为确保修院存续，奥特马尔向丕平国王申诉，国王下令伯爵归还被盗财产。但这些伯爵无视王室命令，执意霸占赃物。

修士瓦拉弗里德在《圣奥特马尔传》中记载：当这位“天主的仆人”准备再次面见国王时，伯爵们秘密派遣武装人员将他捕获并强行带回。他们还诱使兰伯特——此人虽发过修道誓愿，却过着不虔诚的生活，仅名义上是修士——诬告奥特马尔犯有淫乱之罪，企图玷污他的圣德，伺机将他罢免。

一场集会被召集，这位因品行纯洁、老成持重、年高德劭而受人敬重的老者，被安排坐在中

央，身旁便是以原告身份出现的虚假仆人兰伯特。当兰伯特获得发言机会时，这位背弃真理的谎言见证者声称，他知晓一名女子遭“天主的仆人”强奸。奥特马尔并未回应这一指控，在被再三逼迫回应时，他仅说道：“我承认自己在许多事上罪孽深重，但对于这项罪名的指控，我恳请洞察我内心的天主为我作证。”说完便保持沉默——他深知法官们早已决意定他有罪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

他的传记作者继续写道：“这场始于不公、终于更不公的集会结束后，天主的仆人奥特马尔被囚禁在博德曼的一座地牢中。无人获准探视或与他交谈，他连续数日断食挨饿。”

而奥特马尔的事迹也正是在此处与我们的团体产生了直接关联：我们的隐修院坐落于博德曼的一座小山上，归博德曼伯爵所有，其前身是公爵家族的城堡。有人推测，若奥特马尔当时被囚禁在博德曼的王室宫殿，他很可能被关押在城堡的某座古老地牢中——而这座地牢如今正是我们的隐修院所在地。倘若属实，那么他的囚室，便是我们如今为纪念被剥夺生命权的孩童而建立的“辣黑耳洞穴”（Rachel's Grotto，网址：<https://grutaraquel.harpadei.com/en/>）。

无论如何，一位彰显天主诸多奇迹的圣善院长，竟在博德曼的土地上遭受不公正囚禁，且可能就关押在我们如今隐修院的所在之处，这一事实令人动容。

奥特马尔在博德曼被囚禁后，遭到放逐，前往一座岛屿。公元 759 年 11 月 16 日，他因遭受的虐待而与世长辞。十年后，他完好无损的圣髑被移送至圣加尔隐修院；一个世纪后的公元 864 年，奥特马尔被册封为圣人。自此，他被尊为遭诽谤者、受迫害者以及孕妇的主保圣人，其关怀病人的德行也成为后人效仿的典范。

圣奥特马尔，为所有因主之名遭受迫害与诽谤者祈！

当日福音默想：<https://en.elijamission.net/the-end-of-time/>